

指文® 战争艺术 / 013

Wars of The Alexander's Successors

[英] 鲍勃·本尼特(Bob Bennett)
[英] 麦克·罗伯茨(Mike Roberts) 著
张晓媛 译

亚历山大 继业者战争

上卷
(全2卷)

将领与战役

公元前323年—公元前281年

Commanders and Campaigns

323-281 BC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指文® 战争艺术 / 013

亚历山大继业者战争 (全2卷)

上卷：将领与战役

公元前 323 年—公元前 281 年

[英]鲍勃·本尼特(Bob Bennett) / [英]麦克·罗伯茨 (Mike Roberts) 著
张晓媛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历山大继业者战争：全2卷 / (英) 鲍勃·本尼特 (Bob Bennett), (英) 麦克·罗伯茨 (Mike Roberts) 著；张晓媛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11
书名原文：The Wars of Alexander's Successors
ISBN 978-7-5594-4173-7

I. ①亚… II. ①鲍… ②麦… ③张… III. ①战争史—古希腊 IV. ①E54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45316号

THE WARS OF ALEXANDER'S SUCCESSORS by BOB BENNETT AND MIKE ROBERTS
Copyright: ©2008, 2009 by Pen & Sword Books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n & Sword Books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9 ChongQing Zven Culture communic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 (2019) 第 026、027 号

亚历山大继业者战争：全2卷

[英] 鲍勃·本尼特 (Bob Bennett) / [英] 麦克·罗伯茨 (Mike Roberts) 著 张晓媛 译

责任编辑 王青

特约编辑 刘博予

装帧设计 周杰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9.5

字 数 51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4173-7

定 价 13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译序

公元前4世纪的最后20年与公元前3世纪的前20年，是巨人轰然倒下后的时代。被亚历山大大帝展开的“希腊人世界”成为一个广阔舞台，大帝生前的追随者从巨人身边的配角一跃变为主演。这些“继承亚历山大伟业之人”，用混乱而壮阔的40年拉开了“希腊化时代”的序幕。

这是迷人的40年，迭起的战事很容易吸引爱好探究历史的读者。我们很难否认，相比此前亚历山大的征战，以及百年后罗马人对地中海东部的征服，继业者的光芒确实要暗淡得多。就像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不可忽视，但重要性稍次的时期一样，人们给这40年最常见的评价就是“承前启后”。诚如本书作者在文中所言，专注于这一时代的著作相对稀少。出现在长时段史书和历史论述中的继业者，常被当作亚历山大辉煌一生的尾声或罗马人东征的序幕。在国内学术界，这一情况大体类似。正因这一时代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略低，流传下来的相关史料的丰富程度，远不及那些辉煌迷人的时代。这为后世研究带来很多困难。

当我们研究这一时代时，很容易发现所要面对的困难远不止此。由于这一时期历史舞台的广阔，我们要历数的事件及其主人公，大都处在相对遥远的地区。多数继业者在掌权初期就开始自动与某一片土地联系紧密，此后虽有变动，但大体形成稳定的势力范围。因此，后世更多对某人某战役进行专门论述，而少有整体研究。事实上，继业者的命运并非完全割裂，否则难以共同构成一个时代。而且，虽然这个时代仅有区区40年，但各位继业者的故事同时发展，宛如一条条支线，支离而交错。这相当于增添了时代的厚度，使任何想要清楚叙述的尝试都充满困难。本书两位作者以各个主要人物为主线，从整体上顾及人物巅峰时期的时间顺序。例如，本书最先叙述佩尔狄卡斯的故事，托勒密的

事业则分为两章先后讲述。当然，这种处理方式并不能完全规避这一时代的混乱特色。正如一位读者所言，他在阅读过程中常常会惊叹：“这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但两位作者为克服这一困难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只要我们多加小心，对年序问题多多留意，当目光聚焦于一事一地时，联系其他同时期发生的事件，从本书叙述中整体把握这一时代也非难事。另外，本书开篇有一幅示意图，标注了与继业者战争相关的几乎全部重要地区，包括关键战役的爆发地点。这幅示意图可以为我们理解继业者战争提供空间导引。

本书上卷于2008年首次出版，次年出版了下卷。如果说上卷更注重人物时序的梳理，下卷就像是穿插在纵向时间线之间的纬线。作者先是讲解当时军队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方式，随后从战术角度着手，剖析一系列重要战役，并依类分析围攻战与海战两种典型战事。继业者的40年就是以战争为主线的时代，要想了解这一时代，必须深入探索当时战争技术，体悟其军事逻辑。战争代表着不同阵营之间的碰撞。在继业者时代，这种碰撞仿佛互相交织的几条历史支线。我们能够根据他们之间的较量，了解他们各自的军事技术发展路线与水平。由于继业者时代的特性，这种视角更加珍贵。

在写作此书之前，两位志趣相投的作者早已开始对写作的积累和准备。之后，他们又合作出版《希腊化世界的黄昏》《斯巴达的霸权》等作品。需要特别提出的是，两位作者均非专业学者，但他们的热情和细致不输专业人士。他们采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并参考了相当数量的当代论著。由于专业背景和可接触资源的限制，他们的著作也许不能称为完美。例如，书中所引用波里内乌斯的作品早在1974年就已英译版本问世，但两位作者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而是特意请他们中一位的拉丁文老师帮助翻译了相关片段。尽管如此，他们的工作仍旧值得赞许。他们不仅整合并阐释了许多驳杂的古代史料，而且参考了后世研究者的各种观点，并对其进行筛选，最终为我们呈现出一部内容丰富且叙述完整度很高的继业者历史。

最后，我作为晚辈后学，非常感谢指文图书编辑的耐心校对。书中翻译讹误难免，还请读者指正。

张晓媛

2019年7月20日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

目录

CONTENTS

上卷

致谢		1
前言		3
第一章	巴比伦	16
第二章	佩尔狄卡斯摄政时代	28
第三章	马其顿的挣扎	55
第四章	安提柯的发迹	70
第五章	僵局	89
第六章	托勒密	112
第七章	塞琉古	131
第八章	退潮	148
第九章	伊普苏斯	169
第十章	托勒密再兴	185
第十一章	利西马科斯	201
第十二章	尘埃落定	223
后记		237
注释		239
参考文献		253

下卷

致谢		259
前言		261
第一章	士兵与军队	268
第二章	拉米亚战争	296
第三章	欧迈尼斯的战事	310
第四章	加邦战役与帕莱塔西奈战役	325
第五章	加沙战役	359
第六章	伊普苏斯战役	371
第七章	围攻战	384
第八章	海战	405
第九章	边境战争	425
第十章	结论	439
注释		447
参考文献		458

致谢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对古代史有浓厚兴趣。我们在读过英国古典学家罗宾·詹姆斯·莱恩·福克斯（Robin James Lane Fox）^①的权威著作后，萌生撰写本书的想法。亚历山大去世后，其部下的活动颇值得研究。然而，在当今出版物中，相关内容稍显不足。因此，我们二人虽然才疏学浅，但希望以此书略补缺憾。

我们首先需要感谢的是鲍勃的拉丁文老师波拉克（Polack）先生，老先生今已仙逝，令人恻甚。先生不吝赐教，慷慨地为我们翻译了波里内乌斯（Polynaenus）的作品。这些作品目前未见英译，却正是我们写作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次是杰夫·钱皮恩（Jeff Champion）先生，他从未与我们谋面，而是通过我们的网站通读本书全文。尽管他本人也有计划出版一部类似作品，却依然慷慨地向笔与剑出版社推荐我们的书。在笔与剑出版社，我们有幸得遇编辑菲利普·希德内尔（Philip Sidnell）先生。他一步步帮助我们把关，给这本书一个出版面世的机会。

另外，我们必须对家庭和朋友致以特别的感谢。在这些年，我们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中，而他们一直默默包容我们。鲍勃的母亲更是在本书出版前的几个月倾尽全力给予我们莫大的支持。最后，两位夫人——简妮特和苏，我们的孩子凯蒂、乔、菲利普与史蒂夫，同样值得我们致以诚挚的谢意。正是因为他们对我们的不断关心，这部作品才最终得以诞生。

^① 译注：生于1946年，英国古典学家、古代史专家。其著作《亚历山大大帝》享有盛名。

前言

公元前 334 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率领 40000 名官兵进入亚洲，从此万代留名。成熟理性的历史观告诉我们，历史的重要趋势从来不受某位英雄人物摆布，而是自然、经济以及社会等各种力量综合运动的结果。然而，亚历山大的生平似乎打破了这一成例。文明的进步、大国的兴衰，往往与气候的变迁、科技与贸易的发展紧密关联，而不是由国王、将军、科学家与哲学家等各色历史人物一力决定。尤利乌斯·恺撒（Julius Caesar）、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柏拉图（Plato）固然都可以说是历史这部宏大交响乐的伟大乐手。他们的个人能力，给乐章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但未曾彻底改变其基本性质和走向。在这些乐手中，亚历山大无疑是独特的。在自我天性的不断驱使下，亚历山大完成了那些人人皆谓不可成之事。色诺芬（Xenophon）、阿格西劳斯（Agesilaus）^①乃至他的父亲腓力二世（Philip II）以及许许多多的追随者，恐怕都会对他的野心皱眉摇头。因为在他们看来，征服小亚细亚或摧毁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已经是无与伦比的成就。然而，对亚历山大而言，哪怕是整个伊朗和印度次大陆西北地区的土地，都不足以满足胃口。

如果没有亚历山大，这段历史无疑会是另外一番样貌。诚然，波斯帝国（Persian Empire）早已经久而孱弱，它的统治摇摇欲坠，正是要被新崛起的力

^① 译注：Agesilaus II，公元前 444 年？—公元前 360 年，斯巴达国王，约公元前 4 世纪的前 40 年在位。他率领小亚细亚的希腊军队，防御一直覬覦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波斯人，并在希腊本土恢复斯巴达的霸权，是斯巴达历史上最重要的国王之一。色诺芬与普鲁塔克书中皆见载。

量接管的时候。帝国西部行省面对西方来的侵略者，无疑会一败涂地。但若不是这位马其顿人独特而狂妄的野心，美索不达米亚以东的土地不会受到直接冲击，巴比伦东部大概会留下一个残存的伊朗人国家，希腊文明也不会来到里海沿岸，并跨越河间地区(Transoxania)^①与今日巴基斯坦(Pakistan)等地。由此，在亚历山大身后的几百年间，巴克特里亚(Bactria)^②的希腊化王国惊人的文明融合将不会出现，亚洲贸易也不会如此自由，从而为安提阿(Antioch)^③、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④以及以弗所(Ephesus)^⑤等地源源不断地提供资源，而希腊文明的光芒更不会这般灼灼耀目。

虽然这位马其顿国王的事业如此令人瞩目，甚至被后人当作神来敬仰，但他的功业并非由自己独立完成。这位击败大流士的伟大征服者与他的伙友一起长大，一同出生入死。如同亚历山大本人一样，他的亲密同伴们过着几近荷马式的生活。因为曾经与亚历山大共同生活和战斗，国王的伙友也受到相当关注。亚历山大能在公元前334年到公元前323年之间打出如此惊人战绩，离不开伙友的勇武与才智。在亚历山大去世后，这些人统治世界达40年之久，并展现出他们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真正价值，是为“继业者”^⑥。亚历山大创下伟业后英年早逝，但他的伙友将这股野心之火一直燃烧到七八十岁。他们很少终老于床榻，其中甚至有两位是在80多岁时死于战斗。

在亚历山大生前伙友的争斗中，一个个新的王朝诞生了。有的王朝非常短命，创立者暴死后，其后代迅速失去权力，整个国家也随之土崩瓦解。其中一位继业者曾穷二十载光阴，力图一统亚历山大留下的庞大帝国，但终究以失

① 译注：今乌兹别克斯坦全境与哈萨克斯坦西南部地区，因地处锡尔河与阿姆河流域而得名。

② 译注：古称大夏，地处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公元前3世纪中期，塞琉古帝国的巴克特里亚总督在此地创建独立王国，是中亚地区的希腊化文明中心。

③ 译注：亚历山大去世后，其将领塞琉古建立的城市。

④ 译注：亚历山大在埃及建立的城市，是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后成为托勒密王朝的首都。这座城市经济与学术皆十分兴盛，是古代地中海的文化中心之一。

⑤ 译注：小亚细亚的地中海沿岸城市，由雅典人建立，属于爱奥尼亚。

⑥ 译注：历史学家通常用一个专有名词“Diadochi”称呼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其希腊文原形为 Διάδοχοι，意即“继承者”。中国史学界普遍将之译为“继业者”。

败告终。尽管如此，其子孙还是建立了一个统治马其顿地区的王朝，直至公元前 146 年被罗马征服。继业者不是历史舞台的龙套，他们有独特的魅力。同时，他们的命运又交织在一起，始终难以分离。

亚历山大的初代继业者一直没有受到历史学家足够的关注。虽然存在一些通史性质的作品，但从亚历山大去世到公元前 280 年的这一时期，总是用几笔简单带过。斗争尘埃落定，便是希腊化国家的终结。

人们往往对帝王掌故更感兴趣。亚历山大的功绩伟大惊人，有关他的历史材料汗牛充栋而细致入微。与之相较，有关继业者的文献则颇不完备，而且出处不明，这会打击人们尝试去探索的兴趣。如果说亚历山大的成就如山一般雄伟，那么继业者就像是山脚下的阴影。这位伟大君主的生平清晰可辨，他凭借父亲留下的伟业而崛起，一步步创下非凡的功业，而后英年早逝。继业者的故事则难以发掘，他们的命运如同乱麻，兴衰全凭天定，若非死于战争，便是仓促间死于暗杀。亚历山大在人生最后阶段确信，希腊与波斯会成为伙伴，而这一愿景显然没有实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继业者为了生存和巩固统治，身陷于不断的纷争之中。亚历山大打破古典世界的一贯模式，他的思想超越时代局限，称自己乃是天神的化身。这一切都让后人感到困惑，这位伟大君主浑然不似一个只活了 30 多岁的人。他的行为令人难以捉摸，像是一步跃至一个以常人智识无法理解的世界。然而，亚历山大还是让一代代人为探寻他的传奇而颇废刀笔。继业者则相反，他们更像是人类试错的范例，也更像是那个时代的人应当呈现的样子。他们无拘无束，漂泊不定，缺少责任，亦少担当。这些特质虽然不值得被人敬仰，却让我们感到亲切。塞琉古（Seleucus）厌恶文案工作，利西马科斯（Lysimachus）因吝啬而闻名，托勒密（Ptolemy）的内政一团糟——这让我们感到，他们就是马其顿勇士，而不是阿喀琉斯式英雄。

公元前 334 年，亚历山大继承父亲腓力的理想，率军开进小亚细亚。亚洲的一系列战争给国王后期政策提供背景支持，而这政策背后的思想则由来已久。库纳克萨（Cunaxa）战役以来，“一万勇士”进军、阿格西劳斯的小亚细亚战役等事件令阿契美尼德帝国入侵的问题常悬于希腊人心间。伊索克拉底

(Isocrates) ①对波斯问题十分重视，所作演讲与书信多有论及。然而，亚历山大在他短暂而非凡的统治时期，将这一想法转变成自己的理念。因此，在后人看来，对波斯的征伐，似乎缘起于亚历山大大人。

亚历山大政策的正确，乃是由于国王的计划恰好适应当时马其顿的军事资源，这也是实现这一政策的工具。跟随亚历山大穿越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的军队，实际上在其父手中就经历过改革，也曾在战场取得胜利。若没有腓力奠定的政治、军事乃至意识形态的基础，亚历山大不可能在亚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在亚历山大的设想中，这支军队会在跟随自己作战期间，逐渐转化为完全属于他个人的新军。而在之后十几年的征战中，这一想法真的实现了。最终，全军官兵的精神气质都与公元前323年在国都佩拉（Pella）时完全不同。彼时，刚满23岁的亚历山大第一次踏上通往亚洲的路。

这一变化在军队高层表现得最明显。在亚历山大与大流士最早的战役中，战后很难找到马其顿高级官员的遗体。而当年轻的国王在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宫殿与世长辞时，许多旧朝老臣已经去世。死于床榻还是死于战场，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个人荣誉的选择，但这无法对军队高层的一系列变化给出一个完满答案。

亚历山大能完全接手其父腓力的遗产，取决于腓力麾下将领的忠心。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将领，因自身的不懈努力而发迹。腓力甚至这样评价他：“雅典人每年都要选出10位将军。但在我看来，这么多年只有这一位算是真正的将军，那就是帕曼纽（Parmenion）^②。”^[1]

亚历山大的远征开始之时，帕曼纽已年逾花甲。彼时，他位高权重，威望毋庸置疑，地位仅在亚历山大一人之下。在战斗中，帕曼纽负责左翼，右翼则由年轻的国王率领。在格拉尼库斯（Granicus）河、伊苏斯（Issus）与高加米拉（Gaugamela）这三次重大战役中，帕曼纽为马其顿的胜利贡献尤多。他

① 译注：公元前436年—公元前338年，雅典著名演说家，创建雅典修辞学校，其作品《致腓力书》主张希腊与马其顿联手抵抗波斯。

② 译注：腓力与亚历山大的得力干将，在马其顿军中享有极高声誉。后来，他的儿子被控谋反，他也在埃克巴塔纳被牵连处死。

的许多家人在军中担任要职，这体现出帕曼纽的位高权重，同时也是他稳固地位的保障。帕曼纽一家控制着军队中最强大、最著名的部队。他的儿子菲洛塔斯（Philotas）统率亚历山大的伙友骑兵，这支精锐骑兵是一支常胜军。帕曼纽的另一个儿子尼卡诺尔（Nicanor）则统率马其顿的步兵精锐。帕曼纽家族的影响不止这些，他的一个侄子与一个女婿也在亚历山大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可以说，帕曼纽家族是马其顿朝廷的一个重要集团。

帕曼纽的军事经验十分丰富，早在腓力草创远征部队之时，他就率领这支部队在亚洲开始征战。他多年来的努力，为亚历山大正式向亚洲进军铺平了道路。因此，他常常独自领兵也就不足为奇。格拉尼库斯河战役后，当国王南下卡里亚（Caria）^①与潘非利亚（Pamphylia）时，帕曼纽率领另一半马其顿军队沿波斯御道^②而下，直取安纳托利亚腹地。

在与亚历山大最后一次交锋后，大流士遁走米底（Media）。然而，他的喘息时间十分短暂。马其顿军队此时节节胜利，接连攻下巴比伦、苏萨与波斯波利斯。大流士被赶出埃克巴塔纳（Ecbatana），随后逃入伊朗腹地。亚历山大继续追击大流士之时，帕曼纽受任保管从波斯波利斯劫掠的战利品。此后，帕曼纽再未见过亚历山大。

三次作战失利和越来越优柔寡断的性格，使大流士权威日下，最终死于臣僚之手。亚历山大在里海耽搁了征战的行程，但不久又重新开始追击巴克特里亚和索格狄亚那（Sogdian）的刺客。这些人拥立贝苏斯（Bessus）^③为新的波斯国王。马其顿军队离开埃尔伯兹（Elburz）山脉北部郁郁葱葱的国度，转而向南方的西斯坦（Seistan）边境进发。这一地区的环境十分恶劣，士兵们看见总督治所法拉（Farah）粮草充足才放下心来。马其顿军队在法拉暂作停歇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此事彻底改变了这支伟大军队的面貌。

有关菲洛塔斯事件的许多细节，至今仍非常模糊。但可以确定的是，帕

① 译注：小亚细亚西南沿海地区，在今土耳其境内。

② 译注：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于公元前5世纪在帝国内修筑的道路。据希罗多德《历史》记载，这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好的道路。御道从爱琴海岸通往波斯湾附近的波斯波利斯。

③ 译注：又称阿尔塔薛西斯五世（Artaxerxes V），不久之后被亚历山大处死。

曼纽家族自此灭亡。在此之前，他们的权势已受到侵蚀。帕曼纽的小儿子赫克托尔（Hector）在埃及不幸溺亡，此事令帕曼纽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另一个儿子尼卡诺尔，也就是马其顿的步兵统帅，在追击贝苏斯的过程中死去。亚历山大来不及参加尼卡诺尔的葬礼，只是把帕曼纽的另一个儿子菲洛塔斯留下来，并划拨给他一小队人马，用以纪念这位步兵将领。在亚历山大麾下，帕曼纽与菲洛塔斯依旧是军队中最显赫的指挥官。但是，由于父子相距颇远，彼此之间越来越孤立。菲洛塔斯生性傲慢、惯于享受，这在那些以炫耀为天性的将军中其实并不少见，但他却不善于掩饰自己的真实性情。因此，在进攻波斯的战争中，菲洛塔斯没有得到属下义务之外的支持。菲洛塔斯的奢侈之名远近皆知。亚历山大的另一位伙友列奥纳托斯（Leonnatus）也爱好豪奢，传言他在自己的靴子上镶嵌银钉，但菲洛塔斯却将这种贵金属用在捕猎网上。据说，这张网十分巨大，能延伸 12 英里。

法拉流血事件的过程相当清晰。据传，一个地位低下的马其顿人迪穆纳斯（Dymnus）密谋刺杀国王，并将谋划的细节告诉了自己的情人。这个年轻人吓坏了，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将此事报告给菲洛塔斯。菲洛塔斯随时可以告诉亚历山大，却什么也没说。迪穆纳斯的情人看到事情报告上去却再无音信，心中更加警觉，便又告知一位内廷侍从，侍从立即报告给国王。迪穆纳斯还没来得及接受审问就被杀，菲洛塔斯也因知情不报而受到怀疑。菲洛塔斯辩称自己认为这个小道消息用不着较真，故而没有上报，并非有意隐瞒。一开始，亚历山大似乎相信他的解释。然而，在与克拉特鲁斯（Craterus）和赫菲斯提安（Hephaestion）等高级官员谈话之后，国王改变了决定。菲洛塔斯被军队逮捕，在审判后被乱石打死。由于担心家庭血缘带来的仇恨，亚历山大在处决菲洛塔斯后，就必须铲除整个帕曼纽家族。这位年事已高的将军在米底拥有大量军队，亚历山大需要运用计谋来达成这一目的。亚历山大收买了一名深得帕曼纽信任的人充当刺客，此人诱骗帕曼纽走出侍卫的保护范围，然后一击致命。

全军最大的派系自此消失，再也没有某个家族或是政治派系有足够的威望反抗亚历山大的个人意志。而亚历山大为军队高层职务空缺做出的安排，则使这一状况更加突出。伙友骑兵从此不再从属于某一人，而是由赫菲斯提安与

克利图斯 (Cleitus the Black)^① 二人共领。前者是国王最亲密的伙友,后者已鬓发斑白,其姊是亚历山大的乳母。克利图斯的晋升无疑安慰了那些一直在军中服务的老兵,这些人常常担忧因年事渐高而遭受驱逐。

不过,这并不是说亚历山大在法拉一举消除了所有祸根。^[2]现实情况是,亚历山大的朝廷依旧是阴谋与不满的温床。在撒马尔罕 (Samarkand) 的一个营地里,一场血腥粗暴的冲突正在催发即将到来的变革。大流士死后,亚历山大决定由自己来接手波斯国王的诸多特权。马其顿与亚洲的意识形态发生碰撞,这使家族派系之间的裂隙愈发复杂。亚历山大显然更倾向于顺水推舟行使东方的王权,而且他也需要这样做,在新臣服的伊朗人民面前展现帝王权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将领与他渐行渐远。这些人只认同马其顿本国文化的价值,难以接受一个倾向于东方传统的国王。

波斯王庭的参拜大礼 (proskynesis) 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代成了检验标准。也许有人会悄悄抱怨王冠与波斯裙袍,但更多人能够忍受。然而,当他们发现与国王交流必须先行这种“奴性的东方人”的下跪礼节时,表面和平骤然破裂。这场论战耗时长久,参与者众多,令人痛苦不堪。亚里士多德的侄子卡利斯提尼 (Callisthenes),就是一个在这场论战中因保持自己观点而颇感痛苦的人。即使像波利伯孔 (Polyperchon) 这种老资格将领,也因满腹牢骚受到国王冷遇。列奥纳托斯与国王关系亲密,在此时却遭到国王的拒绝。不过,在这场斗争中处境最差的,还不是前述这几位。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狄亚那的血腥战役之后,全军都沉浸在一种紧张气氛中,而克利图斯在此时却没有管住自己的舌头。他认为自己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曾于利剑下救了国王一命,因此敢于肆意试探国王对他大不敬的容忍极限。在一次宴会上,那些认为亚历山大背弃了马其顿光荣传统的将军,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这激怒了国王。在一场甚至有些滑稽的闹剧后,悲剧发生了,亚历山大用一杆长矛刺死克利图斯。

^① 译注:黑克利图斯,约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28年,亚历山大的伙友之一,在一次争吵后被亚历山大所杀。需要注意的是,在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马其顿政治舞台先后出现两位克利图斯,此处是黑克利图斯。为了与之区分,另一位被称作“白克利图斯”(Cleitus the White),他的势力直到亚历山大逝世后才崛起。

众所周知，亚历山大在事后对自己的行为懊悔不已。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国王此后进行的军事重组。半数伙友骑兵骤然没了主帅，亚历山大却并不急着拔擢一个新人选。他利用这个机会，将这支军队划分为6个独立连队，每个连队都由一位年轻军官统率。这些年轻人是国王的朋友，在忠诚度和可塑性方面远胜腓力时代的老将领。

由于一路征战的伤亡，也因为亚历山大有意为之的谋杀和处决，马其顿军队中腓力遗留的影响消失殆尽。新的显贵逐渐兴起，愈发引人注目。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克拉特鲁斯，一位来自奥勒提斯（Orestis）^①的贵族。克拉特鲁斯的父亲曾在腓力麾下任职，而他本人直至新王登基时才为人所知。克拉特鲁斯在格拉尼库斯河战役中第一次大展身手。此后，他平步青云，成为负责马其顿中央方阵的6位将领之一。克拉特鲁斯不是亚历山大少年时期的伙伴，他在进攻波斯时已经身居高位，这表明他可能比国王年龄大。

伊苏斯战役前一年，克拉特鲁斯的地位迅速提升。在战场上，他不仅负责自己的队伍，还指挥整个方阵的左翼。在围攻推罗（Tyre）时，国王记起了克拉特鲁斯的才能，随后委以重任。当国王与帕曼纽都不在军中时，克拉特鲁斯与佩尔狄卡斯（Perdiccas）两人会受命一同管理军队。

当帕曼纽不在亚历山大身边时，克拉特鲁斯就是国王最可靠的部下。帕曼纽长眠于米底之后，克拉特鲁斯接替他在马其顿军队中的角色，负责运送辎重并监管重装部队。而国王本人则率领挑选出的伙友骑兵、持盾步兵^②及轻装步兵向前推进。

帕曼纽的落败和克拉特鲁斯的崛起，构成亚历山大征战之路前半程的主旋律。这位国王近臣的快速晋升，也一步步见证了马其顿军队从巴克特里亚、索格狄亚那直至印度的征服之路。克拉特鲁斯的生平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他在亚历山大死后仍然相当显赫，还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可追溯至马其

① 译注：位于马其顿西部地区。

② 译注：Hypaspists，古希腊语为 ὑπασπις，意为“携盾者”，其装备比重装步兵简单，但防护又优于轻装步兵。